

他们不是老师,却活跃在大学课堂;他们不是演员,却要每天面对“观众”;他们不是名人,却被人用画笔勾勒容貌……他们是人体模特

常被人用有色眼镜看,多不愿公开 进了教室,就是不关乎性别的“雕塑”



核心提示

□首席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李海瑞 文/图

8日上午,在洛阳师范学院的一间美术教室里,51岁的姬子民站在讲台上,他穿着宽大的裤子,上身赤裸,眼睛盯着前方,就像一件雕塑。随着学生们的画笔在纸上游走,他的轮廓逐渐清晰。

姬子民是一名人体模特。在外人眼中,这个群体游走在生活和艺术之间,略带神秘色彩。在洛阳,做人体模特的都是哪些人?他们的身上有什么故事?当生存、家庭和艺术相互碰撞产生困惑时,他们如何面对?

现场 大学课堂上的“活雕塑”, 半天脱衣穿衣好几次

8日上午,在洛阳师范学院安乐校区的美术教室里,姬子民和另外3名人体模特或坐或站,根据学生们的需要摆定姿势后,便一动不动。他们当中,除姬子民穿着裤子外,其余3名男子都只穿了裤衩。教室里没有暖气,为了防止模特们着凉,学生们特意搬来4个“小太阳”给他们取暖。讲台下,20多名学生架起画板,照着他们的模样专心作画。教室里安静得出奇,学生们用铅笔划过素描纸发出的沙沙声都听得清楚。

“师傅们休息一会儿,10分钟后咱再继续。”听到学生们的话,站了40多分钟的姬子民缓缓伸了个懒腰,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。他一层层地套上衣服,和另外3名模特来到教室外的走廊上闲聊。10分钟后,他们回到教室,脱掉衣服,重新摆出之前的姿势,变成了“活雕塑”。

“站40分钟休息10分钟,一上午工作4个小时,得脱衣穿衣好几次。”趁休息的时间,姬子民说,虽然两节课之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,但他宁愿麻烦些,也要穿上衣服到教室外转转,“工作时光着身子没啥,歇的时候就觉得别扭了”。



人体模特工作的教室装有门帘,谢绝外人参观



学生们正照着人体模特进行美术创作

管理员 合适的人体模特难找,常被人用有色眼镜看

上课的时间和地点,姬子民要听智汝珍的。智汝珍是洛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职工,不仅要负责全院40多名美术模特的课程安排,还要寻找合适的人体模特。

“合适的人体模特太难找了!”智汝珍说,美术模特有人物模特和人体模特之分,前者正常着装,薪酬低,后者需要半裸或全裸,但薪酬是前者的4倍。智汝珍从2009年起负责美术学院的美术模特管理工作,当时急需扩大美术模特队伍,寻找合适的人体模特成了她最棘手的事,她不仅发动亲戚朋友,还跑到周王城广场上寻找。

“全是不认识的人,我只能硬着头皮给他们介绍啥是人体模特,工资多少。”智汝珍说,很多人听到要在学

生面前脱光,转身就走,甚至会说些难听话。几年前,见自己所在小区有名年轻保安挺适合做人体模特,智汝珍便问对方是否愿意,没想到那名小伙子极度排斥,说“丢不起人,一天给800块钱都不去”。

目前,洛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有40多名美术模特,人体模特不足1/3,很多人宁可少挣也不愿做人体模特。此外,绘画对人体模特的要求也较高,不能太胖,身材匀称最好。智汝珍说,40多名美术模特中,以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,女性多于男性,他们大多来自靠近市区的农村,家庭经济条件不好,劳动能力不强,想靠当美术模特赚钱补贴家用。

讲述 每个人体模特都有自己的故事

●瞒着家人做人体模特,只为给孩子挣些零花钱
30多岁的李欢(化名)在接受采访时特意交代记者不要写她的真名。李欢有两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,丈夫打工每月挣不到2000元。“看到别的家长给孩子零花钱,我却没能能力给自己的孩子,这种滋味不好受!”李欢说,一年前她瞒着家人开始做人体模特,每周来学校4次,每次半天,虽然挣的钱不多,但能给孩子挣些零花钱。

李欢还记得第一次当着学生们的面脱衣服的尴尬场景,虽然大家离开教室,只留下三四名女生,但她仍羞得脸红,两层衣服愣是脱了10多分钟。很长一段时间后,李欢才逐渐适应这种状态,但即便如此,每次裸体面对学

生时,她仍要在心里暗示自己:“这是工作,不丢人。”

●村里人调侃他是“名模”,他说是为艺术献身
在记者接触的几名人体模特中,姬子民是少数愿意公开自己姓名的人之一。2008年,姬子民经熟人介绍来到洛阳师范学院,最初他做的是人物模特,后来听说做人体模特的工资更高,他便主动要求做人体模特。姬子民也经历过从不适应裸体面对学生到逐渐适应的过程。“我是单身汉,啥都不在乎。”他认为人体模特是一种富有艺术性的职业。村里不少人知道姬子民在学校做人体模特,听到别人调侃他是“名模”时,姬子民也不生气,总是一笑了之,最多回一句:“这是为艺术献身!”

声音 进了教室,就是一件不关乎性别的“雕塑”

大多数人体模特都是兼职,经常出现各种意外状况,这让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有些无奈。

“有时学生们的作品才完成一半,人体模特却不来了。”洛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贺朝无说,他们有各种理由,比如“家里有事、生病住院、不想干了”,但大多数很守时,时间长了,他们会和师生成为朋友。

“裸体面对学生们时,人体模特们的内心是敏感的,他们希望得到尊重。”贺朝无说,他要求学生根据人体模特的年龄和性别,用“师傅、大爷、大妈”称呼对方,上课时不能窃窃私语,禁止私自对着人体模特

拍照……为了缓解部分人体模特在脱衣服时的尴尬,老师和学生们会在教室外等候,只留几名和人体模特同性别的人在教室,帮助他们逐渐适应环境。

美术学院的师生们介绍,他们在和人体模特交流时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:人体模特只是千万种普通职业中的一种,在美术人眼中,他们和一件雕塑、一个苹果没有区别。

和师生们接触久了,这些人体模特也逐渐明白,进了教室,他们就是一件不关乎性别的“雕塑”,关心的只是报酬,或许还有似懂非懂的艺术。